

# 考古文物的再脈絡化展示—— 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文物陳列館為例

黃漢鋒<sup>1</sup>

## 摘要

考古文物脈絡的重要性無庸置疑，其是考古學家瞭解考古文物及其周遭環境的歷史文化底蘊的重要依據，故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對大眾而言，瞭解考古文物的脈絡，也能更進一步增進對考古學及考古文物的認識。歷史及考古博物館是一個合適的地方，讓大眾認識考古學及考古文物。博物館應在展示中著重脈絡性，將「去脈絡化」的考古文物「再脈絡化」，賦予考古文物新生命，使大眾得以嘗試從考古學家的角度瞭解考古文物。本文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為例，探討該館考古文物的再脈絡化展示，供歷史及考古博物館專業人員參考，並希望提高香港、臺灣或其他亞洲地區的博物館專業人員及學者對博物館考古學的關注。

關鍵詞：展示、考古文物、考古脈絡、再脈絡化、考古博物館

## 前言：博物館與考古文物的再脈絡化

歷史及考古博物館於世界各地極為普遍，它們所蒐藏、研究、展示的文物有不少都是來自於考古發掘。這些考古出土文物做為歷史及考古博物館的核心，具有多方面的學術研究及歷史考古價值，對瞭解人類文明及歷史發展有所裨益，故受到博

物館專業人員及學者的重視。然而，對於大眾而言，他們未必有足夠的知識去理解考古文物的價值。正如耿鳳英 (2011) 所言，博物館從業人員及相關專業學者認為「物件應該自己會說話」，但這只對有先備知識及概念架構的專家才具有意義，若以展示櫃中琳琅滿目的物件來說，對一般觀眾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即使觀眾可以分辨物品的特徵或種類，在缺少定義或成因

<sup>1</sup> E-mail: billywhf1015@gmail.com

的解釋的情況下，觀眾也會受困於此。博物館在展示考古文物時，必須以合適的方法提供足夠的資訊予觀眾。

考古文物是由田野考古發掘出土，有其特殊性，本身涵蓋了很多考古訊息，因此其在博物館中的展示肯定有別於其他文物。博物館只有有效地展示它們，才能向大眾傳播更好的歷史文化訊息（黃洋，2017）。要達到此一目的，博物館專業人員需要對考古文物的脈絡有深入的瞭解，在展示中也要注重考古文物的脈絡性。

在考古學中，脈絡 (context) 是極重要的術語，其指考古發現物的單位包括其近旁的填質（即圍繞著它的物質，通常為某種沉積物，如礫石、沙子或黏土）、其座標（即在填質中的縱橫位置）及其與其他發現物的關係（通常為在相同的填質中與其他考古遺存的共存關係）(Renfrew and Bahn, 2008)。考古文物的脈絡受到考古學家的高度重視，因其是考古學家瞭解考古文物及其周遭環境的歷史文化底蘊之重要依據。透過研究考古文物之間的組合關係，及文物與原生環境之間的關係等，除了文物本身的意義外，考古學家可以進一步得到更多訊息，如研究墓葬出土的文物組合，可瞭解墓主的身份地位、昔日人們的生活面貌等。為了保存考古文物的脈絡這一重要訊息，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謹慎的挖掘及細心的記錄是必要的。

當考古文物失去考古脈絡的紀錄，其便不能成為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儘管考古文物的脈絡對考古學家而言十分重要，然而非法發掘者並不會重視考古文物的脈絡，他們不會為文物做記錄，對他們而言，文物的價值在於經濟，為他們帶來可觀的金錢回報。古代文物若遭劫掠者剝離考古脈絡，放到市場上販賣時已沒有任何憑證，便失去了九成的價值，因為其附加的資訊微乎其微（黃楷君譯，2019），可見保存考古脈絡的重要性。這些失去脈

絡紀錄的考古文物被蒐藏於博物館時，只可被視為古物蒐藏品 (antiquarian collection)，而非考古蒐藏品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ullivan and Childs (2003) 討論到考古蒐藏品與古物蒐藏品的分別，並指出考古蒐藏品是指附加考古重要紀錄的「舊物」(old thing)，這些紀錄包括田野紀錄、照片、地圖、表格，以及為了記錄和保存脈絡上的及分析性的訊息，這些蒐藏品可用於研究及解釋用途；而古物蒐藏品則指沒有附加紀錄的「舊物」，其僅出於人工製品的內在價值而製成。換言之，考古文物必須具有考古脈絡的紀錄，才能成為考古學研究之標本，以及保有做為文化資產的價值（臧振華，2006）。

博物館是大眾最初接觸及最常接觸真實考古學的地方 (Swain, 2007)。然而，考古文物一旦抽離了考古遺址，被蒐藏和展示於博物館，就失去了其在原生理藏環境中的特有生命力以及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黃洋，2017）。這些從原生環境中被剝離出來的文物，將喪失其之前所具有的某些價值，但與此同時，它們將在蒐藏的新環境中獲得展示的價值 (Sandberg, 2003)。博物館考古學家 H. Swain (2007) 認為考古學和考古意義全在於關聯和脈絡，而博物館幾乎一定會消除這種關聯和脈絡，並在蒐藏和展示過程中創造新的關聯和脈絡。換言之，考古文物在博物館中經歷了「去脈絡化」及「再脈絡化」的過程。

考古文物在經過入藏、研究、修護等的過程後，可被展示於博物館中。博物館除了展示考古文物的基本訊息（如所屬時代、出土地點、出土年份等），更應著重考古文物的脈絡性，讓觀眾得以更深入地瞭解考古文物的歷史意義。然而，並非所有考古或歷史博物館都能呈現考古文物之間及原生環境的脈絡關係。例如位於香港尖沙咀九龍公園的文物探知館，該館的「文物探索之旅」常設展展示了香港的考

古文物。然而，館方並沒有於展覽中呈現遺址及考古文物的整體關係，只是把不同時間及不同出土地點的考古文物陳列於同一部分之中（圖1），片面地呈現不同時期的香港考古發現。尤其是在「考古文物選粹」展區中，大量不同年代及不同遺址的考古文物被分別地放置在抽屜式展示櫃中（圖2）。該館的展示方法消除了考古文物

之間及原生環境的脈絡關係，大眾在參觀這個展覽時，只可透過解說牌片面地瞭解單一考古文物的基本資訊及香港各時代的簡史，並不能進一步探索考古文物的脈絡及其所反映的歷史意義，故此，該展覽的教育作用十分有限。要有效地達到社會教育的作用，博物館的考古展示應該要著重脈絡性。



圖 1. 香港文物探知館的常設展考古文物展示（攝影／黃漢鋒）



圖 2. 「考古文物選粹」展區的抽屜式展示櫃（攝影／黃漢鋒）

那麼，博物館應如何有效地展示「去脈絡化」後的考古文物，將其「再脈絡化」，以讓大眾瞭解考古文物的價值與意義？此乃本文希望解答的問題。本文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以下簡稱文物館）的兩個具考古脈絡性之展覽「殷墟文化」常設展，以及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展出的「東周實相：河南出土東周文物展」特展為個案，以展示分析及策展人深度訪談等方式<sup>2</sup>，試探博物館如何透過展示將考古文物再脈絡化，以達到將文物的考古價值傳達給大眾的教育目的。

## 文物館的背景

### 一、文物館及其考古蒐藏的歷史

史語所成立於 1928 年。是年初，傅斯年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建議設置史語所。3 月，於廣州中山大學籌設歷史語言研究所。7 月，正式成立，由傅斯年代行所長職務。10 月 22 日遷入廣州柏園，始有獨立所址，並以此日為史語所的所慶紀念日。初在廣州，分設 8 個學術組。1929 年遷北平，將原設 8 組歸併為 3 個學術組，一為歷史學組，從事史學及文籍考訂；二為語言學組，從事語言學及民間藝文；三為考古學組，從事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九一八事變（1931）後由北平遷上海。1934 年，南京之建築陸續竣工，史語所由上海遷至南京。同年 5 月增設人類學組<sup>3</sup>。

史語所以安陽做為考古組的重要基地。自 1928 年起，殷墟的發掘工作由董

作賓、李濟及梁思永等人指揮（徐堅，2012）。1928 年至 1937 年間，在有關組織的幫助下，史語所考古組對殷墟進行了 15 次發掘，共發掘了 11 個遺址，開挖面積約 170 畝（石璋如遺稿，李匡悌、馮忠美輯補，2019）。史語所發現了商代晚期的宮殿、墓葬、青銅器、玉器、陶器和甲骨，挖掘的直接貢獻是證明了商代晚期的存在（徐堅，2012）。

另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山東城子崖的發掘。1928 年，史語所同仁吳金鼎發現了山東歷城龍山鎮的城子崖遺址，1930 年由李濟率隊正式發掘。1934 年，史語所同仁又在山東東部沿海地區發現了多處龍山文化遺址，翌年並於其中規模最大的日照兩城遺址進行試掘。這兩次的發掘，奠定了日後龍山文化研究的基礎，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至今仍是龍山文化分型的基準，分別代表了山東半島西北側古代大沼澤區邊緣與山東半島東南側的龍山文化類型<sup>4</sup>。

除了上述考古發掘工作之外，因政治形勢之變化及研究水平與視野之提高，史語所還開展了其他重要的考古活動。在山東古跡研究會及河南古跡研究會的名義下，史語所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發掘。1935 年，史語所成員郭寶鈞以河南古跡研究會的名義領導團隊發掘山彪鎮遺址（陳洪波，2011）。此次工作自 7 月 25 日前往籌備，9 月 12 日全部結束，發掘大墓 1 座、小墓 7 座、1447 件青銅器及其他文物。在考古學及歷史學上的貢獻，水陸攻戰紋鑑的發現是中國最早的一種戰況寫實圖，提供了士兵將帥、服裝、武器、戰況

<sup>2</sup> 筆者邀請文物館主任黃銘崇博士於 2020 年 2 月 10 日進行線上訪談。黃銘崇主任為史語所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商代史及西周史，他曾參與「殷墟文化」及「東周實相：河南出土東周文物展」兩個展覽的策劃工作。

<sup>3</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本所簡介：簡史，

<https://www2.ihp.sinica.edu.tw/intro1.php?TM=2&M=1>（瀏覽日期：2020/05/29）。

<sup>4</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龍山文化，<http://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s/27/>（瀏覽日期：2021/03/05）。

等具體形象。另外，列鼎制的認識，首由此墓遺物得到啟示（郭寶鈞，1959）。此外，史語所亦於1935年至1937年間進行琉璃閣的發掘。琉璃閣的發現包羅甚富，有殷代遺址及漢代墓葬，其中最重要的是戰國文物的發現，包括50座戰國時期的墓與千餘件器物出土，對戰國時期器物圖案之演變理解有所貢獻（同上引）。

1948年秋，國共戰爭形勢逆轉，傅斯年提以史語所考古文物隨同故宮文物搬遷赴臺<sup>5</sup>。1949年1月，這些文物遷運來臺，暫置於楊梅。1954年春，隨史語所定居南港現址，當時仍無展示文物之處。1986年，文物館正式成立，這才使文物得到完善的照顧，主要文物也得以定時供學界參觀（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編，2002）。

為了持續地保護及研究館藏文物，館方其後不斷完善館舍設施。1994年成立了文物維護實驗室，以達到文物研究、保存及維護的目的<sup>6</sup>。其後，因文物館的保存條件不足，於1997年正式封館，進行全面整修（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編，2002）。是次整修中改善了文物館典藏庫房的環境，依青銅及有機文物的性質，設有兩個恆溫恆溼專室<sup>7</sup>。整修除了著重溫溼環境控制，以妥善保護文物之外，在展示規劃上，則結合考古、歷史與博物館的

專業，使典藏與研究相互輝映，以呈現史語所學術發展的特色（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編，2002）。2002年6月文物館於整修後重新開幕<sup>8</sup>。

史語所蒐藏的文物甚豐，除了上文提及的考古蒐藏外，也蒐藏了其他珍貴文物。依該館的展示內容可區分為居延漢簡、珍藏圖書、內閣大庫檔案、中國西南民族、豐碑拓片、臺灣考古等，由該所各領域的研究人員分別撰文，詮釋文物的歷史脈絡與文化意涵<sup>9</sup>。其中除圖書、金石拓片藏於本所傅斯年圖書館，明清時期內閣檔案藏於明清檔案工作室外，其餘十四餘萬件文物，皆蒐藏於該館<sup>10</sup>。

## 二、文物館的建館理念與使命

史語所是高等學術研究機構，該所致力於歷史文化與考古的學術研究，其研究具體成果的展現，則落實在文物館展出的內容。如傅斯年先生在創所初期所提倡的，研究工作與博物館的並存，是不相衝突的。在勤於學術研究之餘，兼顧普及教育和文化提昇的責任，正是史語所長期以來的主張<sup>11</sup>。這一理念正反映在文物館的展覽策劃工作之上。文物館的策劃工作均有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參與其中，如中國西南民族常設展是由前所長王明珂設計，而「殷墟文化」常設展及「東周實相：河南

<sup>5</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認識故宮：傳承與延續：歷史沿革，<https://www.npm.gov.tw/Article.aspx?sNo=03001502>（瀏覽日期：2020/05/29）。

<sup>6</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本館沿革，<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1>（瀏覽日期：2021/01/26）。

<sup>7</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本館沿革，<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1>（瀏覽日期：2021/01/26）。

<sup>8</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本館沿革，<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瀏覽日期：2020/09/08）。

<sup>9</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展示理念，<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2>（瀏覽日期：2021/03/05）。

<sup>10</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典藏特色，<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2>（瀏覽日期：2021/03/05）。

<sup>11</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本館沿革，<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1>（瀏覽日期：2021/01/26）。

出土東周文物展」特展則由文物館主任黃銘崇設計（黃銘崇，2020/02/10 訪談），學者的研究成果得以體現於展覽之中。史語所文物館旨在成為知識體系與民間大眾之間的橋樑，讓知識走入各個社會階級的大眾領域<sup>12</sup>。

### 三、文物館的考古展示理念

做為隸屬於研究機構的博物館，文物館比傳統的精品博物館更具學術趣味，其在展示考古文物時更著重於考古脈絡性，與傳統的精品博物館強調物件本身價值的展示方式有所不同。文物館前任主任陳光祖寫道：

在本所前任所長杜正勝先生規劃下，本館展示特別注重展出文物彼此的系絡關係，凸顯考古出土遺物的整體關係，提供觀覽者在一般美術博物館之外的另一選擇。（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編，2002）

又，史語所前所長杜正勝說道：

我們根據這些發掘文物來佈置，呈現考古情境，所以算是考古博物館。不是擺美，也不是選精品給人家看，而是一種知識追求與探索的態度。（杜正勝，2002）

透過展示考古文物的脈絡，文物館期望能導引觀者進入文物所處的情境，深入瞭解其蘊藏的文化內涵<sup>13</sup>。

文物館的「殷墟文化」常設展及「東周實相」特展，皆能反映此一特點。前者展示了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的西北岡王陵

墓區與小屯宮殿宗廟區之文物，讓觀眾得以瞭解商王的葬制與殉埋情形、商代祭政合一的國家體制，以及商代車馬坑中兵陣布排等情形<sup>14</sup>；後者則展示了史語所的發掘品，包括輝縣琉璃閣 60 號墓和山彪鎮 1 號墓的器物，以及國立歷史博物館藏的河南發掘品，包括李家樓與琉璃閣的重器，觀眾可以看到東周時代的多元、複雜與動態的性格（黃銘崇，2019）。

## 考古文物的再脈絡化展示方式

### 一、以考古墓葬遺跡為主軸之展示架構

「殷墟文化」常設展的架構以具體的考古墓葬遺跡為主軸，分為西北岡王陵墓區與小屯宮殿宗廟區兩個主題。王陵區以 1550、1004、1400 號 3 座大墓，以及 1022、1005、1083、1435 號 4 個陪葬墓與祭祀坑做為代表；小屯區則包含 331 號墓、40 號車馬坑及甲骨。「東周實相」特展整體上都是以具體的考古墓葬遺跡做為主軸，可分為三大單元，除了第一個單元同時展出不同考古遺址（李家樓與琉璃閣）之展品外，第二及第三單元都是分別展示單一墓葬（輝縣琉璃閣 60 號墓及山彪鎮 1 號墓）之文物。

因兩個展覽均以墓葬發掘為主軸，故此發現於同一墓葬之所有考古文物都會展示於同一展櫃或區域。黃銘崇主任說道：「考古的東西基本上是 by context（根據脈絡），例如一個墓葬裡面發掘出來的所有東西，我們會儘量的把它全部都展出來，這樣的話會讓觀眾比較有一個概念，例如說你看到山彪鎮的東西，你比較知道說，

<sup>12</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本館沿革，<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1>（瀏覽日期：2021/01/26）。

<sup>13</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關於：展示理念，<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1>（瀏覽日期：2021/01/26）。

<sup>14</sup> 歷史文物陳列館，常設展覽：殷墟文化，[http://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_detail.php?id=28#start-content](http://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_detail.php?id=28#start-content)（瀏覽日期：2020/05/29）。

原來這些這麼多的東西都是從一個墓裡面發掘出來的。」(黃銘崇, 2020/02/10 訪談) 換言之, 這種展示策略能清楚地呈現具體考古墓葬之全部發現物, 避免混淆來源不同的文物。另外, 這也可以凸出各墓葬之特徵, 觀眾得以瞭解大墓、陪葬墓、祭祀坑及車馬坑之間的異同與特色。這不但可以增加觀眾對考古文物本身的價值, 更能提昇他們對考古發掘的認識。

更重要的是, 在考古脈絡方面, 因出土於同一墓葬的考古文物之間具有共存關係, 故此將同一墓葬的發現物一同展示有助於呈現此種關係。例如「殷墟文化」1400 商王大墓的展示中(圖 3), 整組發現文物, 包括水器與盥洗用具, 得以一同展示, 以呈現出商代貴族的盥洗情況<sup>15</sup>。另一佳例是「殷墟文化」1004 商王大墓的展示(圖 4), 文物館將一同出土的文物展

示於同一區域, 輔以文字說明, 呈現該組考古文物之脈絡關係, 以反映商代軍隊組織的面貌<sup>16</sup>:

這批器物的放置分為四層, 下三層為武器, 最上層為禮樂器。從下而上, 第一層可能是戰車、皮甲和干盾, 已腐朽; 第二層放置至少百餘件的銅盔, 與 70 件銅戈, 370 餘件銅矛; 第三層是排列整齊的 360 件銅矛; 最上層則為著名的「鹿方鼎」、「牛方鼎」、石磬和碧玉棒等(展板文字)。

這三層武器似乎說明, 第一層是穿皮甲、持干盾而站在兵車上的指揮官; 第二層是軍士, 有的持矛、有的執戈、有一部分人戴頭盔; 第三層皆是執矛的兵卒。甲骨文辭顯示殷商可能有以十為單位的軍隊組



圖 3. 1400 商王大墓水器與盥洗用具的展示 (攝影/黃漢鋒)

<sup>15</sup> 有關商代貴族盥洗及相關文物之討論, 詳見黃銘崇, 商王洗澡, 要洗熱水! 不洗熱水, 洗不乾淨! <https://kamatiam.org/%e5%95%86%e7%8e%8b%e6%b4%97%e6%be%a1%e8%a6%81%e6%b4%97%e7%86%b1%e6%b0%b4%e6%b4%97%e4%b8%8d%e6%b4%97%e7%86%b1%e6%b0%b4%e6%b4%97%e4%b8%8d%e4%b9%be%e6%b7%a8/> (瀏覽日期: 2020/05/29)。

<sup>16</sup> 有關 1004 號商王大墓出土兵器群之討論, 詳見黃銘崇, 見證車戰時代, <https://kamatiam.org/%e8%a6%8b%e8%ad%89%e8%bb%8a%e6%88%b0%e6%99%82%e4%bb%a3/> (瀏覽日期: 2020/06/04)。



圖 4. 1004 商王大墓的展示（攝影／黃漢鋒）

織，這批武器亦多以十為單位，可能是當時軍隊組織的反映。如果我們把上下層位改為平面的前後次序，便構成一幅兵陣圖。由內而外，第一層最接近墓主所在的墓室，應居於軍陣之後方，第二層是戴盔的軍士，然後是最前線的無盔執矛兵卒。組織這麼嚴密、裝備這麼先進的軍隊，在一個仍以石器為主要生產工具的時代，是多麼具有震撼力（展板文字）。

## 二、完整及破碎的考古文物均一同展示

如上文中黃銘崇主任所述，為了展示文物的考古脈絡，文物館有必要將同一墓葬的全部發現物都展示出來。在此概念之下，不完整、破碎或殘缺之考古文物，只要是來自於同一墓葬，均一同展示。史語所前任所長黃寬重寫道：「為了完整呈現各墓葬的出土情形，無論品相良好的器物或殘破的陶、石器、工具等，都在展示之列，希望帶領觀眾回到考古現場，探索塵封數千年的古文明。」（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編，2002）須知，考古學的研究素材通常都是破碎、殘缺不全的物質遺留，

當考古學家取得之時，便思索著如何進行人類行為，甚或社會文化的重建工作（陳維鈞，2016），可見這些考古發現物雖然沒有很高的價值，並且擁有零碎及破碎的特點，但它們卻通常具有巨大的研究潛力和對過去的獨特見解（Swain, 2007）。

這種來自不完整與破碎考古文物的獨特見解也見於文物館的展示中，如「東周實相」特展的輝縣琉璃閣 60 號墓的部分（圖 5），文物館為了呈現墓主雖並非天子，卻以 9 個波帶紋列鼎隨葬，顯然有僭越之行為，並反映此一情況在東周大墓頗為普遍，故此墓葬中出土的成套波帶紋列鼎均一同展出，無論是完整者或破碎者。又如「殷墟文化」1004 商王大墓的部分，即使已展示了數個較完整的青銅頭盔，但仍有大量破爛及破碎的青銅頭盔被置於展櫃中，以凸顯該墓葬的出土文物數量之多。可見館方首要著重的不在於考古文物的完整度，而是其做為物質證據之考古價值，及其做為展示品之教育功能，只要是有助於揭示古代歷史文明者，不論其外形完整與否，均應一同展示。



圖 5. 輝縣琉璃閣 60 號墓完整與破碎青銅鼎的展示 (攝影/黃漢鋒)

另外，此展示概念，除了能進一步呈現文物的考古脈絡背後之歷史文化訊息，也能根本上讓觀眾對「真實」的考古學及考古出土文物有正確的認識。如黃銘崇主任所說：

其實青銅器出土之後，真正能夠保持原來的狀況完整的，並不是很多……展覽的時候，我們有考量到讓它們全部出來，其實是碎片都展，讓大家都知道說，其實 archaeology (考古) 出來的時候是這個樣子。(黃銘崇，2020/02/10 訪談)

### 三、以圖像詮釋考古脈絡

根據考古學的系絡關係，考古發現可分為遺址、遺跡、遺物三大類別<sup>17</sup>，考古博物館應儘可能展示這些考古發現的資料，讓觀眾能對考古發掘有更全面的認識。上文 1004 商王大墓的展示例子反映了文物館會以展版說明文字來詮釋考古脈

絡，而事實上，文物館亦會以圖像來詮釋考古脈絡，這些圖像做為遺址與遺跡之影像證據，與做為展示物的文物相輔相成。黃銘崇主任提到這樣的展示手法有如考古報告的呈現：

其實如果你閱讀考古報告的話，它的 structure (結構) 就是這樣子，它會有一個這個遺址的介紹……有很多是發掘中間的照片，有一些是器物的照片，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在某一個程度上把考古報告濃縮成一個比較簡單的版本。(黃銘崇，2020/02/10 訪談)

觀眾在觀賞展覽的同時，不難發現幾乎每個展櫃與展區都設有遺跡(墓葬共出器群)的黑白照片，一些印刷於展版之上，一些則印刷於展櫃之中心，被考古文物所包圍，觀眾透過觀看此等照片，可以知道文物出土時的分佈位置，瞭解遺跡與

<sup>17</sup> 遺跡指遺物出土的現象，如窖穴、墓葬、墓址等。遺址指遺物與遺跡連續出土的地理範圍，多半是古代聚落的廢墟。詳見張光直(201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資料庫簡介，<http://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3/System/pages/intro.html> (瀏覽日期：2020/05/30)。

文物之脈絡。有趣的是，部分文物的展示位置是根據遺跡照片中的出土位置做安

排，例如在 1550：40 號陪葬墓之「亞」字形展櫃（圖 6）<sup>18</sup>，中間放置了墓葬遺



圖 6. 考古文物放在相應於照片中所顯示的出土位置的鄰近（攝影／黃漢鋒）



圖 7. 展櫃印有以橫向視覺方式排列之文物出土分佈位置圖案（攝影／黃漢鋒）

<sup>18</sup> 在商王墓展區，部分展櫃的形狀設計為「亞」字形，以配合商王墓的實際形狀（黃銘崇，2020/02/10 訪談）；帶墓道的商代大墓，有四條墓道者（又稱亞字形墓），有兩條墓道者（又稱中字形墓），有一條墓道者（又稱甲字形墓）。亞字形墓墓道分佈在墓室四方，中字形墓墓道方向基本上都為南北方向，甲字形墓墓道多向南（魏建震，2004）；有關商代墓道之討論請參考魏建震（2004）。

跡的黑白照片，而考古文物則放在相應於照片中所顯示的出土位置的鄰近。又如 1550:49 號陪葬墓的展示中（圖 7），墓葬遺跡的黑白照片印於展櫃之上，而照片下方的空間印有以橫向視覺方式排列的文物出土分佈位置圖案，展櫃中的文物就是以此做為安排佈置的依據。此舉能令觀眾清晰分辨出土文物的確實出土分佈位置，並瞭解遺跡與文物之關係及其中的考古脈絡。此外，這些遺跡的黑白照片更被印在展區的地面之上，一方面供觀眾瞭解考古脈絡，另一方面瞭解墓葬的「真實」比例。黃銘崇主任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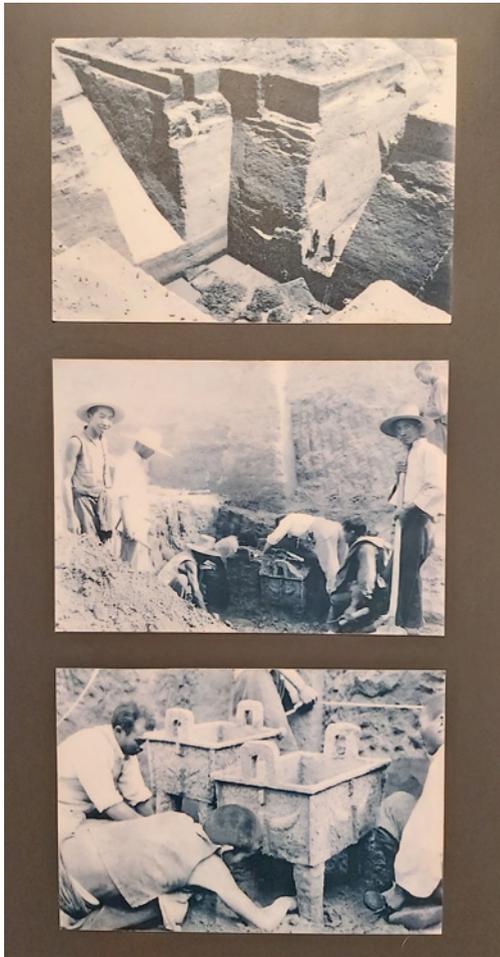


圖 8. 殷墟考古遺址及考古發掘團隊工作情況的照片（攝影／黃漢鋒）

我們希望有更多 contextual（脈絡上）的東西……你可以看到地面上有那個當年發掘那個墓的平面的照片，很大的，我們把它放到幾乎是原來的尺寸，這樣子，你就可以瞭解這個墓的 scale（比例）。（黃銘崇，2020/02/10 訪談）

順帶一提，文物館也以圖像呈現考古工作的過程。黃洋 (2015) 認為觀眾於博物館看到的多是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其是考古發掘的結果，而更理想的方式是把考古的過程一同展示給觀眾，呈現給他們一個完整的考古概念。他進一步指出通過攝像攝影的方式，以記錄採集標本的動作及收集文物的場景，而這些照片及錄像資料不但是考古發掘的存檔，也是博物館的特色展品，其可將考古視覺影像化及記錄過程，增進觀眾對考古工作的瞭解，拉近考古與觀眾的距離。在文物館的考古展示中，除了考古遺跡照片外，也提供了遺址的照片（圖 8），供觀眾一探當年發掘工程中的考古遺址之模樣，以及考古發掘團隊的工作情況。

## 小結

考古學是當今社會的重要學科，透過考古工作，考古學家得以瞭解以往的歷史，從中得到啟示。然而，對於大眾而言，考古學是陌生的，他們並不能像考古學家一樣，懂得如何發掘考古遺址與文物的價值。博物館是連接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橋樑，它應致力讓大眾明白考古工作及考古文物的意義，豐富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達致以古鑒今。當中，考古文物的價值和意義，在於其附加的紀錄及考古脈絡的資訊。故此，如何有效地展示考古文物的脈絡，以協助大眾理解文物的價值和意義，是做為社會教育機構的博物館所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文物館是以社會大眾為服務對象的學術型博物館，如何將學術研究成果合適地傳遞給大眾，是其中一門重要的課題。在展示考古文物方面，文物館的挑戰在於如何讓大眾能夠透過深入淺出的展示，去理解學者們在研究考古文物時所關注的重點，尤其是文物的脈絡，藉此讓大眾嘗試以學者的角度去理解及思考文物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意義，盡到普及教育和文化提昇的責任。其中，要如何透過展示將考古文物再脈絡化，達到上述的目標，是本文的關懷重點。本文發現文物館以考古墓葬遺跡為主軸之架構展示考古文物，並且完整展出遺跡所有的出土文物，配以文字與各種圖像詮釋考古文物脈絡。故此，筆者認為文物館成功地透過考古文物的再脈絡化展示，讓大眾得以嘗試從考古學者的角度瞭解考古文物的價值和意義，及商周時期的歷史。文物館成功地秉持理念，扮演學術知識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重要橋樑，讓大

眾得以瞭解考古學的內涵、考古文物的價值及史語所學者們的研究成果。

## 誌謝

本文得以完成，感謝《博物館學季刊》編輯及兩位匿名評審的專業意見與指導，令本文得以更臻完善；感謝史語所協助拍攝，令本人得以到展場記錄珍貴資料；文物館黃銘崇主任的精彩分享，令本人得以瞭解展覽策劃背後的故事與構思；教育推廣組館員王家瑋小姐、王任君小姐及其他館員的熱心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以及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黃佩賢博士對本人一直以來的悉心教導、耐心指正，給予本人莫大的鼓勵。最後，再次感謝中央研究院文物館及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給予本人機會，成為文物館實習生，藉以增加對博物館工作的認識。

## 參考文獻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資料庫簡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取自 <http://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3/System/pages/intro.html>（瀏覽日期：2020/05/30）。
- ，2012。本所簡介：簡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取自 <https://www2.ihp.sinica.edu.tw/intro1.php?TM=2&M=1>（瀏覽日期：2020/05/29）。
- 史語所展品圖錄製作小組編，2002。來自碧落與黃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展品圖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石璋如遺稿，李匡悌、馮忠美輯補，2019。安陽發掘簡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杜正勝，2002。歷史文物陳列館規劃理念，歷史文物陳列館，取自 [http://museum.sinica.edu.tw/education\\_resources\\_detail.php?id=4&lang=zh-tw](http://museum.sinica.edu.tw/education_resources_detail.php?id=4&lang=zh-tw)（瀏覽日期：2020/05/29）。
- 徐堅，2012。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北京：科學出版社。
- 耿鳳英，2011。誰的故事？論博物館展示詮釋，博物館學季刊，25(3)：99-111。
- 國立故宮博物院，2020。認識故宮：傳承與延續：歷史沿革，國立故宮博物院，取自 <https://www.npm.gov.tw/Article.aspx?sNo=03001502>（瀏覽日期：2020/05/29）。
- 張光直，2010。考古學專題六講。北京：三聯書店。

- 郭寶鈞，1959。山彪鎮與琉璃閣。北京：科學出版社。
- 陳洪波，2011。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1928-194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維鈞，2016。遺址形成與土地利用：以鳳山隆起珊瑚礁為例，劉益昌編，臺灣史前史專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黃洋，2015。考古工作與考古遺址博物館展示傳播的關係，東南文化，2：13-18。
- ，2017。在歷史情境下講故事：考古遺址博物館的展示，博物館學季刊，31(2)：89-105。
- 黃楷君譯，E. H. Cline 原著，2019。時光出土：考古學的故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黃銘崇，2018。商王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歷史學柑仔店」，取自 <https://kamatiam.org/%e5%95%86%e7%8e%8b%e6%b4%97%e6%be%a1%e8%a6%81%e6%b4%97%e7%86%b1%e6%b0%b4%e4%b8%8d%e6%b4%97%e7%86%b1%e6%b0%b4%e6%b4%97%e4%b8%8d%e4%b9%be%e6%b7%a8/>（瀏覽日期：2020/05/29）。
- ，2019。觀看東周世界的一扇窗：東周實相 - 河南出土東周文物展，典藏，321：84-93。
- ，2020。見證車戰時代，「歷史學柑仔店」，取自 <https://kamatiam.org/%e8%a6%8b%e8%ad%89%e8%bb%8a%e6%88%b0%e6%99%82%e4%bb%a3/>（瀏覽日期：2020/06/04）。
- 臧振華，2006。從卑南文物之移轉爭議談出土文物之歸屬、分級指定及相關問題，李麗芳主編，古物普查分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 歷史文物陳列館，2020。常設展覽：殷墟文化，歷史文物陳列館，取自 [http://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_detail.php?id=28#start-content](http://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_detail.php?id=28#start-content)（瀏覽日期：2020/05/29）。
- ，2020。關於：本館沿革，歷史文物陳列館，取自 <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瀏覽日期：2020/09/08）。
- ，2021。關於：本館沿革，歷史文物陳列館，取自 <http://museum.sinica.edu.tw/about-us/#section-1>（瀏覽日期：2021/01/26）。
- 魏建震，2004。商代墓道初探，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Sandberg, M. B., 2003. Living Pictures, Missing Persons: Mannequins, Museums, and Moder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llivan, L. P. and Childs, S. T., 2003. Curating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the Field to the Repository. Maryland: Rowman Altamira.
- Swain, H.,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Museum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作者簡介

黃漢鋒為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生。



# **Recontextualizing Archaeological Relics in Museum Exhibitions: Case Study of the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Hon-Fung Wong\*

##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of relics is important, as it is the basis on which archaeologists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of relics results in better comprehension of archaeology and archaeological relics. Historical or archaeological museums are suitable place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learn about archaeology and archaeological relics. Museum exhibitions should focus on contextuality, to recontextualize archaeological relics that have become separated from their context and give them new life. In this way, the general public c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archaeological rel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ists. In this paper, the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erves as a case study. Its exhibitions that involve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are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to raise awareness of museum archaeology among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scholar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Keywords: exhibition, archaeological relics, archaeological context, recontextualization, archaeological museum

\* Master's Student,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E-mail: billywhf1015@gmail.com